

小虎队哟

□南慕容

前阵子，一家人去象山游玩，旅途漫长，又遇到堵车，收音机不知被调到了哪个频道，传来的音乐是几个小孩子费劲的绕舌歌，听得我昏昏欲睡。我忽然想到刚从网上买的CD，连忙关掉收音机，打开车载播放器。“没有什么能够阻挡，你对自由的向往……”偶像林忆莲全新诠释的《蓝莲花》动感十足，我不禁跟着音乐摇头晃脑起来。

后座的女儿却哭了起来，老婆说：“肯定是你关掉了她最喜欢听的音乐，你不知道你女儿的偶像是TFBOYS吗？”

“就是那三个唱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、奶声奶气的小男孩？”

“谁说奶声奶气的，人家明明很阳光，都上过春晚了。”女儿不耐烦地说。

老婆说：“你就别自私了，满足一下女儿的爱好吧。你不是一直都喜欢国民女儿关晓彤吗？她的电视剧你都看遍了。”

“是啊，她不但戏演得好，也是学霸。以她文化课的成绩，上个重点大学也绰绰有余。我希望她能成为女儿的偶像。”

“只有大叔才喜欢萝莉。”女儿不屑地说。我无奈只有换过碟片，车上另有几张CD，都是TFBOYS的专辑。当轻快的音乐响起，女儿破涕为笑。

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曾跟老婆达成共识，不能强迫她去学一些不喜欢的才艺。可现在，小学四年级，也许是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，女儿什么都在学，舞蹈、唱歌、书法、电子琴……双休日，不是在培训班，就是去另外一个培训班的路上。也许我们从来没问过她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些正在学的才艺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现在的孩子都很辛苦。女儿已经十岁了，是不是也可以有自己的偶像呢？

“你以前不是也有偶像吗，在你的中学年代？如果没猜错，我跟你的偶像还是同一个呢。”老婆在一旁说。

我忽然想起老婆在娘家的闺房里至今还贴着苏有朋的照片，笑着说：“你喜欢的是乖乖虎，我喜欢的是整个小虎队。”

我的思绪已然飞到了我的中学年代。某个周末，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骑着二十八寸的老“永久”，从镇上出发，到十多里外沿海的一个渔村的同学家。那时候交通不发达，要爬过一个很高的山岭才能到达同学所在的村。我的口袋里揣着一张空白的磁带，虽然公路崎岖，骑得满头大汗，但沿途山花烂漫，绿水长流，雀鸟啁啾，我在脑海中畅想着即将听到的歌声，不禁轻轻哼唱起来。我们此行的目的，正是要去同学家刻录一盒小虎队的磁带。

“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发声新

年快乐……”我不能忘记这个下午——让三个从繁重的作业里暂时解放出来的少年，守在一个双卡录音机前，跟着磁带里的歌声神采飞扬的下午。

“不如我们也组成一个小虎队吧，就叫二中小虎队。你会吉他，他会跳霹雳舞。”磁带的主人建议说。

“在元旦的文艺汇演上，我们这个组合一定会引起轰动的。”

没想到班主任很支持我们的想法，还请了音乐老师辅导我们。我们之中身体素质最为出众的那位，还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空翻。演出那天我们的曲目叫《逍遥游》，到了副歌部分，他把吉他一扔，突然一个后空翻，尖叫声、掌声就快要学校礼堂的屋顶掀翻了。

这盒磁带一直伴随了我多年，后来听说小虎队因为服兵役解散了，我还去买了一盒他们解散时推出的专辑《再见》。时间倏忽二十年，几年前的春晚，我在荧屏上见到他们重聚在一起，唱起《青苹果乐园》等一些经典的歌曲。岁月不饶人，我再也见不到霹雳虎帅气的空翻动作了，当屏幕定格在歌曲结束时的动作造型，年届不惑的三只小虎微微地喘气，台下的观众眼含热泪。其实我们感慨的并不是重新见到了当年喜欢的偶像，而是那段消失的快乐时光仿佛又回来了。

“听说，TFBOYS也要解散了。因为他们有些人已经参加艺考，就要读大学了。”女儿郁闷地说。

“你听说过小虎队吗？在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，歌坛上也有这么三个活蹦乱跳的大男孩，他们的粉丝不但有像你这样的小孩子，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大妈呢。”老婆对女儿说。

“小虎队哟，好奇怪的名字。”女儿说。

我在手机上搜索着小虎队的歌曲，找到了《蝴蝶飞呀》，点击播放，立刻熟悉的青涩清新的声音扬洒在沿海公路上。

“蝴蝶飞呀，飞向未来的城堡，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。”

女儿认真地听着，眼里闪烁着光。

老婆握紧方向盘，她要带我们穿过那条时光隧道。等穿越回来，我想我也会陪着女儿认真听一听她偶像TFBOYS的歌呢。

我也会陪着女儿认真听一听她偶像TFBOYS的歌呢。

我的晚报情缘

我与晚报二十年

□王建勇

1997年我所工作的一家建材企业倒闭，我成了下岗工人。

下岗后，经熟人介绍我来到了今宁波“东方商厦”，以前叫“长发商厦”工作。我所从事的工作，每天中午有两小时的吃饭、休息时间，我每天中午在商厦食堂吃完饭，就直奔离商厦约200米的市新华书店。在书店的一至四楼，只要有自己喜欢的书，我一般都会翻阅。书店成了我的阅览室。

那时工作在商厦的针织部，自然会看一些与针织有关的书籍。在针织部，因接触羊毛衫、羊绒衫较多，大多数顾客又很难区分两者，我就结合实际写了篇《羊绒衫与羊毛衫有何区别》的文章，投寄给晚报。记得那时稿件是用稿纸写好，装入信封，去邮局投寄，不像现在，在电脑上鼠标一点就可发到报社邮箱。大约三星期后，这篇文章就刊登在了当时晚报的“美化生活”版。

第二天上班，同事说，小王你写的《羊绒衫与羊毛衫有何区别》晚报登出来了，写得挺好。人要听好话，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

后来，我又写了一篇《演出》，写的是学校的一次演出，投寄给晚报，二十多天后文章在晚报“三江月”副刊登了出来。

因当时我在商厦是临时工，觉得没有“安全感”，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小时候，我经常看我妈给别人裁衣服、帮我们做衣服，或许是耳濡目染的原因，我对服装特感兴趣。中午休息时间我在新华书店也会看一些服装方面的书籍，后来干脆白天上班，晚上到服装学校进修，之后又任教于学校的培训部。校长曾跟我说，你是我们学校二十多年来唯一一个留校任教的学生。当时觉得自己很幸运。

任教期间，我深知自己教书是“半路出家”，所以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高兴的是付出跟收获成正比，从刚任教时的初级班老师，到后来的高级班老师，不仅教高级工艺，还教服装结构设计，还考取了国家服装高级职业资格证书。在教育的同时，我还写了几篇服装研究方面的文章，发表于全国性的服装刊物。

2011年，我去族人、原江北教委王勉善老师家，王老师捧出了我们的族谱，通过他我联系上了在京的族人——原兵工部高级工程师王勤谟、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道等，这些族人都年事已高，在跟他们的交往中，他们一直鼓励我，“要多写写自己的家族史，多宣传自己的家乡慈城”。受他们的影响，我于2012年3月向晚报“人文·地理”版，投寄了《慈城黄山的新旗杆门头》一文，说真的，因疏于练笔，自己对所投文章能不能发表没有信心。7月正在江苏出差的我，接到了晚报编辑打来的电话，说我的文章将于该周末在晚报刊登，让我高兴了好一阵。

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近20篇宣传家乡或与家族有关的文章，发表于晚报，文章也相继被“光明网”、“凤凰网”、“中国科学院”等各大网站转载。后来，还有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深圳等地的族人与我联系，咨询老家之事，或要来老家寻根，可见晚报影响力之大、之广。

从1997年在晚报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，我与晚报结缘已有二十年。十分感谢晚报的每位编辑老师对我所发文章的修改润色，愿晚报的明天更美好！

总第6428期 配图 汤青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